

「阿興，不是做哥哥的我倚老賣老，定要說你，你心眼也太死了。他噙了噙唇，一樣的噙唇」也五十出頭了吧！何苦這樣操煩，也沒有個出頭天，就說前年吧！你辛勤地大半，却連著個把月的毒太陽，把大片稻田漫天捲了下來，就是不說這等搶天險吧！即便有個豐年，還不是勉強湊合，這年頭，農人賤啊！」

「你！不！知！道！」
「最近老楊他大孩子在台北做得很好，全家要搬去台北他的雜貨店想盤掉，頂好是你把田典了，湊一湊也頂夠把他接過來了。」
「噢：不：你不知道！」

對於阿興伯不置可否的態度，春庚伯不自覺地流露出一抹生氣的神色。

唉！這神色！阿興伯記得那一年，他就是用更犀利十倍，更沉深百倍的眸光，凝定注視著他爹爹！不平、憤怒、鄙視和悲哀，彷彿落在他身上的笞擊和母親聲嘶力竭的制止，距他是如此的茫然——

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母親略帶哭泣，鼻音濃重的嘶喊著。你會打壞他的，虎毒不食子，你怎麼這麼橫。子？我有這樣的兒子？畜牲！竟敢做出這種事，叫我怎麼跟人家交代？你說！怎麼辦？我願意娶她。他說。娶？你能嗎？叫我對王老爺怎麼講得出嘴？人家是看得起我陸某人，才將二小姐許給你的。我不要，我只愛湘萍。你這個畜牲。：不要打了，你會打壞他的。：。人家可對咱們有恩啊！也不想想吃人家多少米，多少古井水，我陸某人可是一言九鼎。：。哼！一言九鼎。：他劈手奪了木棍，擲在地下，頭也不回的投入黑漆的夜空。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他爹——

春庚見了他鏤著綉紋的臉龐，逐漸扭曲凝重，而浮現出暗紫的微暈，就知道他又跌入了他無淵的追溯，趕忙夾了塊肉，堆在他的碗前，端了杯酒來勸——

「阿興！都二十幾年了，還在惦念著湘萍？——把她忘了吧！早就該忘了，我看還是叫你大嫂幫你介紹介紹……。」

忘了萍兒！噢：不！萍兒會等我……等我……

怎麼有可能忘呢？
一樣是泌涼如水的夏夜，五月的風腫得人醉——醉漢還能吟哦出思維的反映，雕琢成詩樣的言辭嗎？！除了原始的本能，需要……：濃厚的沙灘，奔馳著赤裸的靈魂，一陣寒意襲向萍兒瑟縮裸露的双肩……：撩動著衣襟……：鈕扣……：雪白的肌膚……：濁重的呼吸……：震顫摸索的唇……：

阿興伯端著酒杯，逗弄出一圈圈的酒紋，緩緩擴大的漣漪，像極了萍兒一串串晶瑩欲滴的淚珠……

萍兒！等我，我一定回來。阿興！我是你的，一定。佈滿淚痕的雙頰，盡掩了酡紅的笑靨，水汪的眼睛纖細柔嫩，萍兒脆弱得像是個珠兒與……：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萍兒——最後一次。

「萍兒，等我！」阿興聲音低得像針尖上的一滴水！
「咚」的一聲，掉入大海中。

從春庚家中出來，已將近十點半了。
淒清的月光，篩過層層的相思林，漏了一線水溶溶的昏黃，筆直的伸向綿無止境的遠處，彷彿在無邊的黑暗中鑿了二底缺口，毫無猜忌地吞沒一切——也包容了一切。阿興伯帶著他的影子，就蹣跚的盪在如此染滿了流光的夜路——拖的好長好長的影子，宛如負荷了太多的，永遠契合一體的包袱，曳得冗緩舒慢。

「明天一定是好天——土豆要發芽了！」阿興伯習慣性的扯了扯頰邊的肌肉，擠兌出一絲被什逗弄也似的笑紋來。——但他那斜成四十五度的影子，却一點笑意也沒有。

